

想念你的陌生人

——那些爱、错过和重逢的瞬间——

Missed Connections

Love, Lost & Found



陌生人，
你是我心底最美的情书。

索菲·布莱克尔 (Sophie Blackall) / 著
尹珊珊 沈奇岚 / 译

随书附赠两张限量版明信片！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浦睿文化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想念你的陌生人

——那些爱、错过和重逢的瞬间——

Missed Connections

Love, Lost & Found



索菲·布莱克尔 (Sophie Blackall) / 著

尹珊珊 沈奇岚 / 译

MISSED CONNECTIONS: Love, Lost & Found

by Sophie Blackall

Copyright © 2011 by Sophie Blackal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号：18-2012-2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念你的陌生人：那些爱、错过和重逢的瞬间 / (美) 布莱克尔 (Blackall, S.) 著；尹珊珊
沈奇岚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8

书名原文：Missed Connections: Love, Lost and Found

ISBN 978-7-5404-5718-1

I. ①想… II. ①布…②尹…③沈… III. 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美国—现代 IV.
①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9275 号

想念你的陌生人

[美] 索菲·布莱克尔 著 尹珊珊 沈奇岚 译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 昱

责任编辑 傅 伊

封面设计 谢 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410014)

网 址 www.hnwy.com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200020)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100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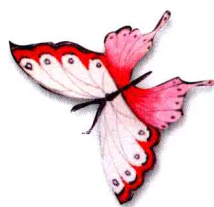
印 张 8.5

书 号 ISBN 978-7-5404-5718-1

定 价 38.00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731-84363767



目 录

我想对这本书咯咯笑	1
邂逅温暖的陌生人	3
用面包屑留一条路径	7
情人节	18
Q 列车上的褐色长卷发姑娘	20
你来到了我的茶坊	22
我给了你伞，但也指错了路	24
国家历史博物馆里有蝴蝶	26
屋顶上的文身一瞥	28
红色的书，蓝色的书	30
我们楼下的洗衣店	32
你有一把吉他，我有一顶蓝帽子	34
我们分穿了一只熊，你穿下，我穿上	36
我给你买了奶昔	38



若不是你闹哄哄的手鼓声……	40
地铁 F 线上的鼻血男	42
在街上经过你身边，你说 HI	44
你信“一见钟情”这回事吗？	46
地铁 L 线上的花外套	48
收费站辣妹	50
凤凰先生 W/ 拐杖	52
在 L 线上，我们聊《吉屋出租》与《非洲》这两张专辑	54
你怕鸟吗还是怎么的？	56
雀斑和淤青	58
皇后饭店的中国餐	60
车厢里放响屁的时髦妞	62
“绿点”自助洗衣房	64
想做你肚子里的蛔虫	66
单车的轮回	68

颈上刺青	70
图书馆里，阅读进行时	72
怎么就从来没人和我“擦肩而过”啊？	74
帮我搬行李的人	76
盆景女	78
D 列车上的黑裙子	80
早课上的长毛怪	82
汤姆金广场公园里的呼啦圈男生	84
文身的女孩	86
我梦中的邻家男孩正放着吵翻天的音乐	88
我是绘脸师 @ 今天派对	90
骑着金色天鹅自行车的女孩	92
康尼岛上的白鲸	94
深色皮肤的谈吐优雅的女士	98
C 车上难以置信的胡须男	100





有谁知道那个白皮肤女孩，她有一头黑发，穿着复古的时装？	102
毛绒绒的游泳者	104
亲爱的在地铁上拿着丝绸框的女孩	106
红衣服的猫头鹰小姐	108
7 号线皇后区方向上的织绒线女孩	110
买机械装置	112
寻找昨晚跳舞时咬了我两次的女孩	114
当我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116
卷发，离开的时候	118
在车上睡着的女孩	120
在中央公园滑冰的时候，我们相撞了	122
长着腿的树	124
上个冬天你把你的大衣留在了这里	126
我真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	128

我想对这本书咯咯笑

文 / 尹珊珊

第一次翻译不是学术类的书籍，所以风格很任性，在看过林少华被批评“在村上春树中加入太多自己的风格”之后，我就更不安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打动胆小鬼的小人书，我想对它咯咯地笑。

我有过这种 Missed Connection 吗？大概每个女生都会有吧，毕竟中国还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女孩贸然向前说“你好”，真的会很怪，除非那是金城武或吴彦祖。国家很保守，但人都会怦然心动，第一次看到这个英文版的书名之时，我多么希望它的译法可能是“啊我怦然心动了然后你就走了我希望时光停在十秒前一动不动五十年”，或者“告诉树洞我爱过你并且是真心的爱别不信啊”。

我在学电影期间，有一次编剧老师上课，问我们对异性最激烈的一次心动的体验，有一个看起来基本没发育的男生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那应该看起来是个幼童），他走上一段长长的台阶，此时，一个穿了全身黑色的女人和他擦肩而过，她戴着黑色宽沿的帽子，大大的墨镜，一阵幽香。从此以后，他只喜欢比他年龄大许多的女人。

一见钟情对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或许微乎其微，但或许会影响他一生中对爱人的幻想。我在微博上写过这么一段：日久生情的人，是巴甫洛夫的门徒，一见钟情，才是真正的爱。

我的 Missed Connection 不是在生活当中，而是在照片里——当时尚未成年，我旅行的时候站在一块大大的石头上拍照留念，照片冲回来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男孩站在我身边，那个男孩是无意间闯入我镜头的路人，当时我毫无印象，却被照片中这张清秀羞涩的脸电得全身发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Missed Connection，因为后来我就不再 miss 掉任何一见钟情的男生。

后来回想起此事，善于幻想的我还虚构了这么个场景：胡同里，我因为尿急而匆匆推开饭馆的门就往外冲，殊不知一开门就遇到了闪光灯，于是我就以一张惊恐憋尿的表情，闯入了姜文（或者金城武也可以）的某张照片里。

太扯了吧？

不过也太梦幻了吧，不是吗？

我们那些转瞬即逝的小心动、小钟情，正如书中所说：“我其实并不打算找到她，只是为了写给自己。”可是我却真心地希望在大都市接踵摩肩的过场戏中，人们能谢谢这些令你怦然心动的陌生人，因为你不知道他的任何背景，就是那么心动了，这是什么？是爱啊。

导演有一句老话是这么判断演员高低的：在重场戏中（例如男女主角生离死别、大吵大闹、有大特写的戏）表演出众并不是最难，最难的是在那些过场戏中（例如走在路上，或给对手配戏）的表演，是否一致连贯用心。我们会认真地准备相亲，或者对暗恋已久的人表白，这些都是重场戏，而地铁上的偶遇，尴尬时候的对视，才是毫无防备、活灵活现的你自己啊。

手术台上，一个年轻的大夫心情沮丧，面露菜色，主刀大夫问他：“你怎么了？”年轻大夫说：“我失恋了，好难受。”主刀大夫没有安慰他，而是说：“珍惜你的痛苦吧，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你很快地读完这本小人书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走进人潮，准备感受你的下一次心动——也许只是几秒种，就像你手臂被蚊子叮咬了一下，痛痒几分钟便不复存在，皮肤也记不住，但那蚊子的确出现过，而那痛痒，也是真实。

邂逅温暖的陌生人

文 / 沈奇岚

这本书正合我心意。

邂逅是人生最美好的际遇之一。

记得有一天打车，上车的时候司机对我摇摇手说：“哎呀，我要去吃饭了，都九点了。”站了半小时才打到车的我心中一急，说：“师傅您放心，我下车的地方有个砂锅店，便宜又好吃。很多师傅在那里吃饭的。”他看看我，点点头。

他开车开得飞快，忍不住抱怨：“你说人怎么活得这么累啊？11点吃了中饭，现在都10个小时了。”

我想起包里还有一块小蛋糕，就问他：“我还有一块压扁的蛋糕，您要先垫一垫吗？”

他推辞了两下，然后就接了过去。

我逗他：“好吃吧？”

他说：“现在就是给我一个白馒头，我都觉得香。太饿了！你说在上海怎么这么累啊？我明天就回老家去。”

高架上堵了起来，他在等待中，一边吃蛋糕，一边跟我说着他的家乡，那里山清水秀，那里日落的时候大家都回到了饭桌上，父母和孩子都一起吃饭，搓几盘麻将，早早地歇下。

他在远未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把计价器停了。

到了砂锅店，我对他说：“就是这里了。”

他对我说：“那姑娘你的地方到了么？”

“到了，走过去就两分钟。”

我下车的时候，才看清他的脸。三十多岁，算得清俊，眼神真诚。

“你觉得昨天在车上吃到的蛋糕美味吗？”——如果我来写一则找他的 Missed Connection。

“昨天的砂锅店果然不错。你可以告诉我哪里能买到昨天车上吃到的蛋糕吗？”——如果他来写一则 Missed Connection。

当我和朋友说起这则故事的时候，他开玩笑说：“那司机怎么敢吃陌生人给他的东西呢？万一你是来劫车的呢？”按照流行的说法，世界无比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可这样的邂逅依然会发生，我总相信大多数的人是善良的，在这个奔忙的都市里，被陌生人温暖的瞬间让人觉得安慰。感受和付出善意是生而为人的一個 bonus。

记得有一年去德国的一个小镇上度假，离开的时候旅行箱沉得吓人。旅店隔壁希腊饭店的小伙看见我拖着箱子艰难地走在路上，就说：“嘿，我送你去火车站吧。”

我至今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帮助我呢？

他是隔壁希腊饭店老板的远亲，因为美国人打去了阿富汗，他就来投奔在德国的亲戚。他本来读的是医科，就快拿到行医执照了。可战火一起，什么都作废了。他现在的工作是用他拿手术刀的手在饭店切洋葱和牛肉。我前一天晚上吃到的招牌菜出自他的手艺。

“为什么不在德国继续学医呢？”

“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系统。语言不一样，执照不同，要在德国当医生，好难。”他用流利的德语说着。

“阿富汗那边，你还回去吗？”

“现在没法回去了。妈妈和姐姐，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爸爸在上一次战争的时候失踪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一阵难过，说不出话来，偷偷看了他一眼。阳光洒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他很平静，仿佛和命运已经和解。

“到了。”

“谢谢！”

他帮我把箱子取出，提到了火车上，见我安顿好之后，放心地离开。

他越是周到，我越是难过。那一刻我真是痛恨战争，怎么可以伤害那么善良的人。

行走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我们常常被告知陌生人有着各种诡计，算计着我们的善良。或许这是真的吧，可是，我依然希望世界多一些善良和正能量，希望每个人都能被信任、被善待。

我知道，这是一种奢望。

现在看国际新闻，提到阿富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阿富汗的小伙来，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你拿到德国的行医执照了么？”——不对，这不是我想问他的问题。

“你在德国找到自己的归属了么？”——这太抽象了，他怎么回答。

我到底想问他什么？

“善良的陌生人，命运开始对你好些了吗？”



用面包屑留一条路径

文 / 索菲·布莱克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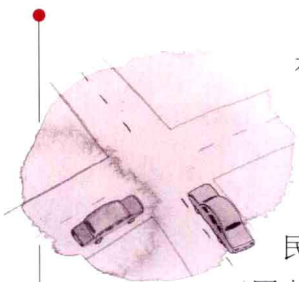


在我十七岁那年，八月里热气逼人，在土耳其一个没有树荫的郊外小镇上，我站在一个脏兮兮的十字路口。我背着几个垮垮的、写有我名字标签的背囊，从欧洲漂到这里，土耳其是我们抵达的第六个国家——我和我仅有的女伴，一个英国女孩。虽然我们对彼此都有些心怀不满：少而皱巴巴的衣服，烦人的个人生活习惯，但我们既已来到此地，也仍然还跟对方黏在一起，就在这个十字路口。

我们招到了一辆顺风货车，阴霾算是扫开了些吧。此时，五六个光着上身的年轻男生懒洋洋地坐在车斗里——其中有一个男孩令我眼前一亮，至今令我无法忘怀：他有着好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蓝眼睛，他的目光侧向右边，凝视着我，我也就有样学样地盯着他看回去。他真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孩！车还没开动，就在货车斗里坐着的时候，时间仿佛就不存在了，这一些慢镜头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十分淑女地坐在他身边，握住他那粗糙的手，我们一起开着车去他那山里的小村庄，我们横卧在那个如画般美好的古迹上，像拨动琴弦那样，从低垂的树枝上采下些无花果来，喂进对方的嘴里……这段想象的时间似乎特别长，长到期间还出现了一条漂亮的薄纱裙子（整洁的衣服可是当时幻想中很重要的部分哦！）。这个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激起了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波澜，然后就永远消失了，那种感觉像是双腿在云尘里晃啊晃，晃啊晃的。

我不会说土耳其语，他也许也不会说英文；我不知道他要去哪儿，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没有手机，互联网根本还没被发明出来。那么，唯一能够联系到对方的方法就是：在青年旅舍中留个纸条，而这种方法的成功几率差不多等同于用面包屑在路上留线索一样渺小，我没这么做。但是，我想他，还猜测他的小孩会不会也和他一样有双蓝眼睛，还有，他会不会也想我啊？当然，十七岁的我肯定不会甘于一见钟情定终身的，我的土耳其浪漫故事就这么短暂，然后很快就翻篇了。毕竟，还有整个世界在等着我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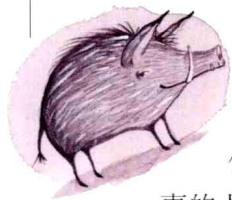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种“擦肩而过的失联事件”，有数不清的人，都会因为自己在某天不够大胆、没有勇气和畏手畏脚，恨不得狠狠踹自己一脚！就在此时，有两个穿全套西服的男生正在四目相对，感觉就像脚踩着旧金山马克大街上的垃圾；一个快递小伙子在纽约的地狱厨房（曼哈顿的贫民窟），他希望自己刚才能够停在那个深色皮肤、戴着粉红色围巾的女人面前，并在她关门的时候拉住她的门；在爱荷华州，锡达拉匹兹城，一男一女各开着一辆车，停在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他们莫名其妙地僵住了，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彼此，想象着，将窗户摇下来，说声你好，打个招呼，还想象着可以一起享用个午餐，就在街角那咖啡馆，想象着他们第一次接吻，无论对方更喜欢靠着左边床沿，或是右边，无所谓。此时红绿灯换了颜色，他们脚踩油门，继续朝着不同方向开了过去。（当然，我就是猜猜而已：我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个人。我所知道的是，那个女人的目光虚焦在空中，在白日梦中思考着，如果一起午饭的话，吃什么才好呢？——就像让我心波荡漾的那个土耳其男孩，那会儿很可能只是在狼狈地忙着拍蚊子。）

有千千万万这种瞬间坠入爱河的单恋者，他们会在一天结束之前，在网上留下这么一条关于“失联者”（Missed Connections）的信息，内容如下：

我在老马里昂大街和 42 街的转角处偶遇了你，你在一辆淡蓝色的皮卡里，我当时正开着栗色的奥斯莫比尔跑车，我看到了你，你也看到了我。那一刻我觉得，你也许就是我的人生挚爱。你大概不会看到这些文字，但我多希望能请你喝杯咖啡。



这样的启事就像从帝国大厦顶端飞向茫茫人海的纸飞机，或是瓶中信，期待能够被自己喜欢的人接到，也像极了在路上留一条面包屑撒成的路径指示。



今年我收到的邮件中有 27 封都来自“重逢”的爱侣。曾经，他们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发布“失联者”（Missed Connections）启事的人。他们其中一些还给我寄来照片，其中六个人都邀请我为他们的婚礼请柬画插画。还有一些是这种类型：他们恳请我帮他们寻找那位“失

联者”。（你可能会问）这样你不就成了爱情导师，爱情达人了吗？

我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插画师（我有没有提过我是一个插画师啊？）真是件超棒的事情：你必须什么都画：既要画小公猪，也要画些火箭轮船什么的，女装啊，甚至还包括鱼叉之类的东西；你要自己决定工作时间（其实是全职工作啦，不过你还是可以选工作时间的～）；你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随心所欲无所谓（今天我就穿了件孔雀毛斗篷哦！），可以听大量的音乐，包括呼啸般的尾声部分（也许较为另类），然后跟伊拉·格拉斯（美国著名的广播界名人）顶嘴，好像他真在你房间里似的。你可以在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泡在网上并称之为“做功课”。

总体说来，这种形影相吊的作息时间对于想要高产的作者来说还算不错，但也会让人变得无趣、强迫症般地写博客、患上妄想症：认为伊拉真是你朋友！

鉴于以上严重的副作用，我会保证自己每周有一天的时间离开这个位于布鲁克林没窗户的小公寓，一头扎进人山人海的曼哈顿，造访一下自己的编辑，或是买些羽毛回来，去看看位于纽约下东城的大都会艺术馆的巨型盔甲或是刺青店的图片目录。一天，我带着一堆孔雀毛以及一磅扇贝去挤地铁，当时一个帅到垮棚的男生和我挤在一起。我们你来我往一轮抱歉，然后他边嘀咕了几个字边后退了两步，我通过玻璃门反光看到他嘴角在动，于是转身问站在身边的女孩：“他刚才说的是什么啊？”女孩回答说：“他说的是‘失联者’（Missed Connections）。”

当时我完全不懂这个女孩说的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愿自己看起来不够淡定，所以就内心暗自记下了三个字。

到家之后，我放下那些扇贝和羽毛后就奔到电脑前，查“失联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很容易分心，所以要赶在忘记之前去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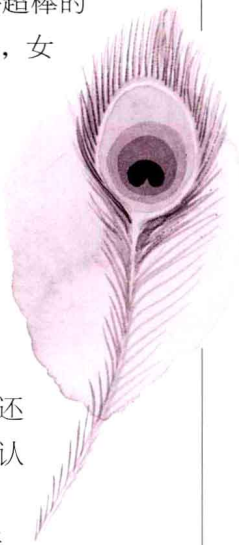
以下内容立刻映入眼帘：

你有把吉他，我有顶忧郁的帽子

——♂→♀

我们在地铁月台上眼神交汇。

我假装读《纽约客》，但根本没在专心。



你上了 Q 列车，我在原地等 B 列车。你看起来好可爱。

这短短八秒中我就感受到了爱，离别和遗憾。我屏住呼吸，点开另一个帖子。

然后再点开一个。

再点开下一个。

我先是感到憋闷，很久之后，我才感受到了痛。那些扇贝还在室温下待着，此刻我的心却快要炸了（那个地铁里的偶遇瞬间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不晓得他会不会也曾在这版面上给我留过信息？）。

某日，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很多画要画，然后将它们跟文字汇合起来；在羽毛、盾牌、扇贝、水手们的刺青之间，我无从选择；我就是个大杂烩，无时无刻不在搜集素材：我总是随手拿起些皱巴巴的纸就开始往上写、厚颜无耻地在公共汽车上偷听别人说话内容、我还收集老照片，从跳蚤市场中一些早已褪色的电报中筛选出一些买回家；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给我带来灵感，从而画出一张、两张、若干张好看的插画来——但是，然后呢？（那些电报还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啊：都是些关于海产品干货的船务货运清单什么的，除了一张上面写着：“快来，豆子，病了，停下”这些让人根本读不懂的东西……）

先回到扇贝身上一下下啊，它们都在外面放了不知多久了，也不知道会不会被猫叼走几个吃了去，一阵愧疚之意涌上我心头，这是一种类似于“截稿将至，但我还在 ebay 上闲逛数小时”，或是“认真浏览‘饲养毛驴专业之家’这种网站，但我压根就不要买驴子啊”的罪恶感，然后，我想起了一条金科玉律：

如果你喜欢做什么，那就想办法把它变成你的职业吧。

我喜欢读那些“失联者”（Missed Connections）的故事，我想要给它们配上插图，我要把这些画发在我的博客上（至今我还没搞懂单凭一己之力要如何搞定这件事），这件事才是我愿意真正用心去做的，而不是像别的事情那样，左耳进右耳出，接着很快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抛诸脑后了。至于那些已经坏掉的扇贝，就当它们是牺牲品，也算死得其所了吧。

和许多别种烂兮兮的信息不同的是，失联人写的这些“擦身而过”的故事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并且我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写字台就可以把需要的素材给集齐了。